



Kant

康 德 传

康 德 传

〔苏〕阿尔森·古留加 著

贾泽林 侯鸿勋 王炳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Арсений Гулыга

КАНТ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7

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7年俄文版译出

本书是苏联学者阿尔森·古留加1977年出版的一本哲学家传记。作者写的另一本《黑格尔小传》，我馆已于1980年出版。古留加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颇负盛名。他在这本传记中，紧紧结合时代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康德的生平和思想，文笔生动，材料丰富，对我们研读康德原著，很有参考价值。作者某些观点与国内学者所见未尽一致，可供批评参考。

图书分类号：K835.1651

康 德 传

〔苏〕阿尔森·古留加 著

贾泽林 侯鸿勋 王炳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2017·259

1981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1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字数282千
印张1—15.400册	印张11 1/8 插页12

定价：1.70元



Hand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启蒙运动的成果	4
第二章 确实符合人的需要的科学	45
第三章 理性的自我批判	92
第四章 人格的思想	141
第五章 真、善、美	179
第六章 信仰、希望、爱	214
第七章 永久和平论	245
代结束语	289
康德生平 and 活动年表	311
补白：中译本和参考书目	314
简要书目	315
译后记	317
索引	318
一、康德著作	318
二、其他著作	323
三、术语	327
四、人名	337

作者的话

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以外，他自己就再没有别的传记。他的一生几乎全是在一个叫哥尼斯堡的城市里度过的，他从来没有越出过东普鲁士疆域一步。他既不追逐功名，也不攫取权力，无论是公务还是爱情都不能使他受到无端的烦扰。他一辈子没结婚。

康德的外表生活，秩序井然，千篇一律，比起从事这种工作的其他人来，显得更为单调刻板。然而他的内心生活，他的精神生活却与此迥然不同。在这个领域里，他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头脑里涌现出许许多多震撼人心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巩固和加强，同另外一些思想进行殊死的搏斗，其中有的遭到毁灭，有的在斗争中升华。他的思想在世界各个角落漫游，希求超脱尘世的束缚，试图洞察浩渺的宇宙。他的思想钻进人类灵魂的深处，力求认识自身。他的思想紧张而激越。

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几乎全都渊源于康德。他的思想虽然经受了种种改造，但却依然保持着生命力。了解康德的学说，对于学习哲学是最好不过的开端。他将教会你独立地进行思考。

人们把康德比作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哲学富有人情味。埃利亚的智者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使它扎根于大地，抛开宇宙而去研究人。人的问题对于康德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他虽然没有忘掉宇宙，而人对他却是最重要的。在思考存在和意识的

规律时，康德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人能够变得更富有人性，使人生活得更美好，使人幸免于无谓地抛洒鲜血，不再受愚妄和幻想的摆布。康德要使一切事物都恢复其本来面目。

康德根本不是一个弃绝尘世的隐士。他本性并不孤僻，他的教养和生活方式都是富有人情味的。他之所以给人们造成那种印象，完全是由于哲学从他早年起就成了压倒其他一切兴趣的对象，而他又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这一事业。对于他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工作，劳动就是唯一乐趣。康德的一生是言行一致、信念和行为统一的典范。他死时问心无愧，确信人的义务业已完成。

6 从童年起，这位未来哲学家就体质单薄，人们预言他将短命而不会有大的作为。但他却度过了漫长而充满创造活力的岁月，而且从不生病。这些他是全凭自己的坚韧毅力来达到的。他给自己规定了一套严格的作息制度，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辈子，并且取得了异常的效果。康德造就了他本人。在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

康德毕生都在追求真理，而真理乃是一个过程。康德无须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而是一丝不苟地身体力行。他从不自满自足，从不以为他把一切事情都已做得完满无缺、达到顶点。康德不断改进他的学说，使它更精确，更臻于完美。康德的一生是精神世界不断发展的一生，永远探索的一生，直至晚年，到他不能驾驭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为止。

读康德的书是困难的，理解它尤其不易。然而一旦读懂他的思想，你就会愉快无比，心满意足。辛勤的汗水将得到丰硕的果实，花费的精力将得到双倍的报偿。有的作家，尽管语言通俗易懂，但讲的话却索然无味，空洞贫乏。康德在表述上所遇到的困难始终是同问题本身的难度有关的，这往往是由于：他是第一个接触这些问题的人。康德对简单的事物，表述得深入浅出，可以说是十分

精采的。

为康德写传记，是哲学工作者的一件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何况在康德学说和俄国古典作家的丰富思想之间还存在着极其深刻的联系。只要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个人的名字就够了。他们跟康德一样，为人的命运而激动不安，他们跟康德一样，目睹了同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激变。

托尔斯泰对黑格尔极为冷淡，对康德却十分热衷。他确信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搜集并出版了康德的格言。他曾说过“康德的一生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曾问过托尔斯泰：“康德的哲学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吗？能否用通俗的方式来阐明它？”他回答说：

“如果能通俗地阐明他的哲学，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不知西方是否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应当说，这样做是非常需要的。”

本书并不奢望于对康德的哲学做出面面俱到的考察和一无遗漏的探讨，本书仅在于叙述他的一生。但是康德除了他的精神历史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传记了。因此撇开哲学来谈他的一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作者意图只谈主要的东西，并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容尽可能谈得充分一些。如果本书并不能到处都做到这一点，敬请读者见谅。

第一章 启蒙运动的成果

要勇于运用你自己的聪明才智

康德

按照惯例，我们叙述康德的一生要从叙述他生活的那个城市的历史开始。哲学家的那些严密的学说仿佛是用这个城市的花岗石砌就的，从弥漫在这个城市的空气里，你似乎能嗅到他那生气勃勃的创造气息……

维斯拉河和涅曼河之间的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自称普鲁士人并信奉多神教的波罗的海部落聚居的地方。征服者带来了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德意志骑士们就来到离他们比较近的东方——波罗的海沿岸。条顿骑士团几乎在整个十三世纪里都在为征服这块普鲁士属地而战斗。

1255年，在普里高里河口处修建起一座城堡。为了纪念一度参加过远征的盟友捷克国王奥特卡尔二世，骑士团把城堡命名为国王之山——哥尼斯堡。捷克军人则按照自己的叫法，把它称作克拉洛维茨。

市民阶级开始在城堡周围定居下来。后来出现了三个市镇：最老的一个叫阿尔特施塔，它东边的一个叫廖勃尼赫特，南边的河中小岛上的一个叫作卡纳伊普赫夫。市镇之间通商、竞争、斗殴，有时在它们之间甚至燃起战火。只是到了1724年它们才合并为一个城市。康德与哥尼斯堡城同岁。

城堡与其说象宫殿，不如说象堡垒。城堡是不同时期按不同

风格建造起来的，四四方方，城堡里边十分宽阔，有为数众多的阅兵场、住宅，还有当时德国最大的一所宏伟的莫斯科式的大厅，尖塔高高耸起，起初用于军事，后来成为火警了望塔。

市民来自德国各个角落。自从欧洲被宗教纠纷弄得四分五裂之后，这里也出现了异邦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生活充满了惶恐和不安，总是紧张异常，有如临战前夕。艰苦的自然条件，也要求人们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要求人们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沼泽地不适于放牧，严冬对农作物十分无情。生活教育人们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养成严格的纪律。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全国很快都信奉了路德教。骑士团这时已经分崩离析，在它的东部产生了普鲁士公国。十七世纪初，普鲁士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从1701年起开始叫王国。它的首都是柏林；而哥尼斯堡则是其最大的一个城市，东部的中心，处于孤零零的地位，受波兰国王的管辖。

哥尼斯堡很快就繁荣起来，成为一个活跃的港口和连结西欧和东欧的桥梁。这里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兴旺。出现了第一所大学（“阿尔伯尔金纳”^①），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青年学生云集此地，为的是能够在这里受到高等教育。这里驻有强大的边防军，按当时的风俗，他们不驻在兵营，而是宿营在居民家里：大街上军人总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军人多如牛毛是普鲁士各个城市的特点。按人口计算，普鲁士在欧洲占第十三位，而按军队的人数计算，却占第四位（仅次于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年轻王国的武器装备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要使一个小小的王国保持一支很大的军队，非增加赋税和勒紧裤带不可。除了军人的英武之外，节俭被认为是普鲁士的第二种

^① 阿尔伯尔金纳——Albertina，哥尼斯堡大学的别名。——译者

美德。威廉女公爵曾经描写过她父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宴会的穷酸相：赴宴者离开餐桌时仍然饥肠辘辘，腹中空空，军队和经济是宴会的唯一话题。“丘八国王”对军队的兴趣明显压倒对经济的关心：他虽吝啬成性，却不惜用巨款来豢养一支由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身材魁梧”的勇武之辈组成的近卫军团。其中一个爱尔兰人，他是用了九千塔列尔（大大超过哥尼斯堡大学一年的预算）的高价买来的。国王在其它方面却省吃俭用。譬如，在装饰方面，取消了价格昂贵、式样笨拙的假发，男人一律把头发束成一条辫子，这一做法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国王本人从来只穿军装（这也是一种新的做法）。普鲁士国王对科学费用也极为吝啬：他实际上关闭了在他前任时期由莱布尼茨建立起来的柏林科学院。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德国哲学史上以这样一点而著称，就是他曾用绞刑来威胁克利斯提安·沃尔夫，命令他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国土：因为有人向他告密说，这个否定自由意志的自由思想家的学说，似乎是为士兵开小差辩护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对莱布尼茨十分轻蔑。在他看来，“这家伙”甚至连站岗都不配。有一次，正值国王心情舒畅，遇上了哲学家艾德尔曼，他赠给艾德尔曼一个古尔盾^①；这位思想家曾想回赠国王两个古尔盾以为报答，幸好他及时醒悟过来，这样做可能招致一顿鞭笞。“丘八国王”所进行的唯一一次科学实验，就是试图使他的那些身材魁梧的近卫军生出的后代也能个个身材魁梧。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身材高大的女子做这些人的配偶。他的这种实验当然是枉费心机的。按照国王命令举行的唯一一次大学辩论会，讨论的题目却是：“所有学者都是饶舌鬼和糊涂蛋”；国王的笑话传遍了整个科学院。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所有书籍中间只承认圣经和军法条例。他最喜

^① Gulden——德荷两国的一种货币名称。——译者

欢的一句口头禅是：“朕乃君王，故应为所欲为。”

跟常有的情形一样，腓特烈·威廉的儿子和他父亲正好相反。这位太子热衷音乐，能诵几句诗，喜爱法国文学和哲学。在普鲁士的生活使他无法忍受，在他准备逃往国外的时候，被抓住并监禁在堡垒中。人们当着他的面，把他的一个同谋者杀掉。他的追随者受到军法制裁并以叛逃罪名而惨遭枪杀。但是，乌云终于消散，他于1740年以腓特烈二世名义登上王位，在位四十六年。

其中前七年是在同奥地利的战争中渡过的。结果是普鲁士夺取了西里西亚，步兵和骑兵都得到了大大的扩充。国内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革。弗兰茨·梅林曾写道：“腓特烈一上台就懂得，按照普鲁士的惯例，每个普鲁士国王都应当一成不变地沿袭旧的作法；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历史意义或历史名声（假如这里可以用这个词的话），那么这完全是由于：他从来不曾想到要叛逆潮流，尽管由于他的天赋才能和爱好的缘故，他比所有其他普鲁士国王更易于受到这种诱惑”。这位长笛吹奏者和诗人虽然曾把自己的军服称之为“白色殒衣”，然而却成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这位《反马基雅维里》一书的作者，在登上王位之前写的论文中曾宣称君主是“百姓的公仆”，可是一旦王位到手，他就极力推行极权主义了。按本性他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可是他起的却完全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的作用。尽管他对法国的一切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他却不断地同法国打仗。

然而变化毕竟是有的。这位国王，哲学知识渊博，写过一些学术论文。这个自由主义者曾经说过一句不无风险的俏皮话：“如果真有万能的上帝，他就会饶恕我那颗有罪的心灵，假如我真的有这样的的心灵的话”。伏尔泰曾在腓特烈宫廷作客。从法国和荷兰被驱逐出来的拉·美特利则在柏林找到了栖身之所，他受到这位君主的优待，被委以宫廷官职。弗·梅林写道：“拉·美特利的庇护人

把他当做自己的御前医生。1751年,这位君主在追悼这位被判有罪的唯物主义者时说的那番动人的话,特别鲜明地表明,腓特烈的哲学修养之高,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德国人所望尘莫及的,包括当时正在攻击拉·美特利的年轻的莱辛在内。”普鲁士的专制主义成为一种“开明类型的”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时代在这里也逐渐地开始了。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民主性质的运动,这是一种有利于人民的文化。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和获得知识。复兴自由个性的理想成了普遍的原则。启蒙运动要求其参加者不仅关心自己,而且要关心他人,关心自己在

11 社会中的地位。这个运动所依据的是社会性这一思想,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问题成了其注意的中心。平等观念激动着人们的心;不仅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的箴言),而且在法律面前,在他人面前也要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尽管是形式上的,然而对资产阶级法律秩序来说这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启蒙运动执拗地抓住形式权力的思想不放,认定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保障。

启蒙运动把传播知识当成解决一切社会纠纷的灵丹妙药。知识就是力量,使一切人获得知识,使知识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也就意味着把打开人类生存奥秘的钥匙交到人们的手中。钥匙一转,秘密宝库就打开了,一切财富就到手了。知识被滥用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了。早期的启蒙运动具有理性主义色彩,那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世纪。然而失望却接踵而来。这时人们开始在“直接知识”、感性和直觉中寻找出路,而辩证理性的曙光却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显露出来。然而当着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仍然被看做是财富本身的时候,启蒙运动的那些理想便依旧是神圣的。

最后,启蒙运动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历史乐观主义。前进发展

的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一大成就。以往的时代从不考虑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古希腊罗马时代从不要求了解自己的先辈是谁，基督教把自己的出现归之于天意，甚至连充当两种先前文化冲突的仲裁人的文艺复兴时代都不把向前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反而把返回到原始时代当作自己的目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时代。这样一来它就接近于把历史主义当作一种思维方式。尽管不是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能够做到用历史观点来看待事物，但历史观点的根子却已深埋在这个时代之中了。

启蒙主义者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和对人民的欺骗与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独特传播者，而其职责则在于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清自己的本性和使命，改正人们的错误，推动他们走上真理的道路。

启蒙运动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封建关系的解体在不同国家是在不同时期出现的。荷兰和英国走在欧洲其他国家之前。接着是法国。德国的启蒙时代则是在十八世纪才到来的。同英法相比，¹²德国是一个落后国家，然而即使在这里，在封建制度的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已在逐渐形成。在德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农业，但就连它也受到了市场的影响。在城市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商业日益发展。社会变革的形势到处都已形成。

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四分五裂是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德意志被分割成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因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德意志帝国虽然把全部德国版图几乎都包括进去（尽管东普鲁士名义上不属于它），但也形同虚设，每个诸侯国实际上都各自为政。奥地利曾想在德意志的事务中称王称霸。日益发展的普鲁士却成为它的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德意志的进步人士在思考自己祖国的命运时懂得，只有铲除封建秩序和使国家得到统

一才是达到繁荣富强的唯一途径。民族统一的思想在启蒙主义者的作品中成为一条主线,但在十八世纪,这种思想却从来也没有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正象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一样;以“世界公民”自居,反对民族狭隘性和夜郎自大,在知识界成为一种时髦。

德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其形成不仅受到社会进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如果说德意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对于它的科学则不能这么说。十八世纪的德国,自然科学正处在高涨时期,经历着整个欧洲科学所特有的那种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在先前时代已经得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提出了要从这些材料的活生生的联系和发展方面来解释它们、来考察自然界的问题。这就为哲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最初起主要影响的是克里斯提安·沃尔夫学派。他在哈勒已经执教十七年,写了许多闻名欧洲的著作,然而“丘八国王”却命令他在两天之内离开普鲁士。哲学家深知这个国王的暴躁脾气,没有等到给他规定的限期,在收到国王命令十二小时之后就提前离开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驱逐反而增加了沃尔夫的名声:他在马尔堡得到了第一个教授的位置(后来罗蒙诺索夫曾在这里听他的课)。伦敦和巴黎选他为自己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斯德哥尔摩和彼得堡聘请他去讲学,俄国当时正在筹建科学院,彼得大帝曾提议沃尔夫担任该院副院长,这位哲学家却婉言谢绝。即使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给他恢复名誉之后,他也没有急于返回家园。只有新国王才做到了使沃尔夫重返普鲁士。威廉二世授他以宫廷枢密顾问的头衔,并给他以当时从未有过的最高薪俸——2000塔列尔。沃尔夫没有接受到京城任职的邀请,他要求重返哈勒。

沃尔夫重返哈勒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凯旋。人们在城外很远的地方迎接他,自发地形成一次列队欢迎仪式。三个骑马的号手

为前导，紧跟着是五十名骑马的大学生，随后是一辆四匹马拉着的轿车，上面坐着枢密顾问沃尔夫和他的夫人，最后是该城著名人士和教授乘坐的车队。当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市中心的时候，鼓号齐鸣；一整天音乐始终不断。

沃尔夫又走上了讲坛。奇怪的是：起初蜂拥而来的听众，却一学期比一学期减少。有一次这位声名显赫的讲演者终于不得不面对空空的桌椅。沃尔夫的崇拜者硬说，这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是胜利的标志：沃尔夫学说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德意志的教育，以致于无须再听他的课。沃尔夫的反对者则认为，沃尔夫的名誉已经扫地。这种人为地鼓吹起来的名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同莱布尼茨相比，沃尔夫提供的新东西很少，而且许多思想被他表述得极为简单化和肤浅。“浅薄”一词往往成为沃尔夫式的目的论的别称。沃尔夫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则浅薄得出奇。

沃尔夫的功劳在于他把莱布尼茨哲学系统化了，他在德国第 14 一次创立了包括哲学知识各主要领域在内的一个体系。他还第一个创立了哲学学派。沃尔夫学派做了许多传播科学知识的工作。他们的学说博得了“通俗哲学”的名声，因为它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沃尔夫学派人士相信，普及教育很快就能够解决当时的全部尖锐问题。在他们身上，崇拜理性同虔信基督教结合在一起，他们竭力给后者以“理性的”解释。柏林是“通俗哲学”的中心。当时甚至出现了“柏林启蒙运动”这样的术语。

在德国启蒙运动中，除了沃尔夫学派，还有另外一派，这一派同人民对社会压迫的反抗相联系，对正统教会的教义抱敌对态度。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思想根源是斯宾诺莎哲学，它从十七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迅速地渗透到德意志来，尽管受到维护思想纯洁性的正统派和启蒙运动温和派的抵制。高等学府的大门对斯宾诺莎学说是禁闭着的。斯宾诺莎学派的书籍遭到焚毁，这些书籍的作者

受到迫害。这些书籍往往是不被人们注意的，有时则出自默默无闻偶而出现的一些作者的手笔，它们在人们中间引起一阵惴惴不安，然后很快就又销声匿迹。自由思想家的作品是以手抄本形式秘密传播的，有时广为人们所知，有时则局限于同这个运动有关的少数人的圈子之内。人们是在莱辛死后才知道他是信奉斯宾诺莎主义的。

德意志的自由思想家和他们的法国兄弟不同，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待信仰上帝这件事。宗教的权威是根深蒂固的。在中世纪，宗教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强制科学和艺术为它服务，积极地干预政治。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德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罗马教廷的统治，但是路德及其追随者并不赞同自由思想运动。新教正统派创造了他们的教义体系，起着从前天主教所起的那种作用。教会千方百计地控制全国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它得到当权者的全力支持。反对正统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大多都是在信教自由和创立“更好的”宗教的口号下进行的。

虔诚派是经过改造的新教的一个特殊的德国变种。这个运动是十七世纪末作为反对精神停滞和路德教派的退化堕落而出现的。虔诚派起源于大神学家雅可布·波墨。他的一个信徒，科维里努斯·库尔曼漫游四方，到处传播他老师的思想，结果被当做异端而烧死。他的另一个弟子雅可布·斯彭内尔比较走运：他成了新教再生派的创始人。虔诚主义者取消了繁琐的宗教仪式，转移了宗教的重心，注重内在信仰，注重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和个人行为。虔诚派后来产生出新的宗教偏执狂，转化为宗教狂热和极端禁欲主义。但是它在当时曾起过振奋精神的作用；启蒙运动的许多活动家后来转到虔诚派的思想立场上，发展了它的极端的、反教义的和反教权的倾向。普鲁士（首先是哈勒和哥尼斯堡）曾经是虔诚派的发源地。